

神母道法



神
母
道
論

室利阿羅頻多撰

軒輊論

室陳四畢酸冬難

(一)

唯有兩種權力相併合，可能促成那鉅大艱苦之事，即我們努力的目標。一種固定不失的企慕自下呼求，一種至上底「恩慈」從上同答。

但是至上底「恩慈」，只在「光明」與「真理」的條件下發生作用；牠不會發生作用於「虛偽」與「無明」所給他加上的條件裏。因為，設若牠屈就「虛偽」的要求，則牠會敗壞牠自體的目的了。

這些是些「光明」與「真理」的條件，唯獨是在這些條件下，至高底「力量」得以下降。而且唯有至高極上底超心思底「力量」自上而降，在下有啓對承接，乃能勝利地操縱物理「自性」而消除其一切困苦。……應當有全般和至誠底皈依；應該有唯獨對向神聖「權能」的一種自我開啓；應當於下降着的「真理」有恆常底，完整底採納；對於仍統治這土地「自性」的心思底，情命底，物理底種種「權能」和「現象」之虛偽，應當有恆常底，整個底棄絕。

皈依應該是全般，把定了有體的所有各部分。若使心靈有回應，而高等心思能接受，或甚至內中情命能投

順，內中生理知覺性能感覺到那影響，這皆是不夠的。應該在有體之任何部分中，即算是最外表底，沒有任何事物作了一點保留，沒有任何事物隱藏在疑惑，紛亂，和遁飾之後，沒有任何事物反叛着或拒絕着。

倘若有體之一部分皈依了，另一部分却保留牠自體，走牠自己的路，或訂下牠自己的條件，則每當此等事發生之時，你自己在推去神聖「恩慈」。

倘若在你的虔誠和皈依後面，你隱藏了你的欲望，自私底要求，和情命底固執，倘若你將這些代替了真誠底企慕，或將這些事物參雜於其間，飾僞千求「神聖權

能」，則祈求神聖「恩慈」轉化你，是愚蠢底事。

倘若你一方面或部分啓開，對向「真理」，另一方面恆常開啓迎接敵對力量之門，則希望神聖「恩慈」之與你同在是徒然的。你應將廟堂保持清潔，倘若你要將顯赫底神靈「當體」安置其中。

倘若每一趟「權能」干預了，帶來了「真理」，你却轉過背去，又召來了已驅遣出去的虛偽，則不是神聖「恩慈」當受責難，沒有答應你，而是當責難你自己的意志之虛偽，與你自己的叛順之不完全。

倘若你呼求「真理」，而你中間有點什麼，却選取爲虛偽，爲無明，爲不神聖者，或甚至簡單是不願意完全捨棄牠們，則常常你會受到打擊，而「恩慈」會迴避你。首先探索出在你內中之爲虛偽和陰暗者，堅毅地拒却牠；唯獨這樣，你能正當地呼求神聖「權能」來轉化你。

你不要幻想「真理」與虛偽，「光明」與黑暗，歸依與自私，可能被容許同居在奉獻於「神聖者」的屋子裏。轉化應該是全般，因此，對凡抵抗此轉化者的拒斥也應該是全般。

拋却這虛妄意念吧，以爲神聖「權能」將作且必將作你所要求的一切事，卽算你不遵守「無上者」所立下的條件。你的皈依要作到真實而且完全，唯獨如是，則其他一切將替你作成。

也拒斥那虛僞和懶惰底希望吧，以爲神聖「權能」，甚至會給你作成歸依。「無上者」要求你皈依「她」，但不強制你。在那無可退轉的轉化來到以前，你隨時是自由的，任你否定或拒絕「神聖者」，調轉你的自我奉獻，只若你願意承擔精神上的後果。你的皈依，應當是自作的，自由的；應該是一活人的皈依，不是一情性自動器或機械工具的。

一情性底被動性，常與真實底皈依相混；但從情性底被動中，沒有什麼真實底和有力量的東西出生。是生理「自性」之情性底被動性，使其遭受每一黑暗或不神聖底勢力之蹂躪。一種欣喜底，強健底，有益底投誠皈依，乃「神聖力量」的工事之所必具，是「真理」的啓明了的使徒，對黑暗與虛僞戰鬥的內中「戰士」，與「神聖者」的忠實僕人之服從。

這纔是真實態度，唯有能取這態度且保持這態度的人，能堅守一信心，不爲失望和困難所動搖，而將度出鞠鍊，至於無上勝利和偉大轉變。

在宇宙間一切所成作者中，「神聖者」由他的「權能」(Shakti) 是在一切作為之後，但「神聖者」爲他自己的「瑜伽摩耶」(Yoga Maya) 所隱蔽，以耆婆(Jaiva 卽生命) 之私我(ego) 在低等自性中作爲。

在瑜伽中亦然，是「神聖者」乃爲修道人(Sadhaka) 與修持道(Sadhana)；是他的「權能」以她的光明，權力，知識，知覺性，與「阿難陀」(Ananda) 在持載者

(adhara) 身上發生作用。時若其向她開啓，則灌注入這些神聖力量，使修持成爲可能。但只若低等自性仍是活動，則修道者的個人努力仍屬需要。

所需要的個人努力，是三重工事：卽企慕，棄拒，與皈依，——

(一) 一種企慕，爲警醒，恆常，不息，——思心的意志，情心的尋求，情命體的同意志，在開啓生理知覺性和本性，使之黏柔；

(二) 一種棄拒，棄拒低等自性的運動，——棄拒

思心的理念，意見，偏好，習慣，構想，使真知識可在寂靜底思心中有自由空間，——棄拒情命本性的欲望，要求，奢願，感興，熱情，自私，高傲，頑固，樂慾，貪慾，健羨，嫉妬，對「真理」的敵視，以使真實底權能和喜樂，可以從上降注於一恬靜，廣大，剛健，且奉於神聖之情命體中，——棄拒生理自性之頑鈍，疑惑，不信，陰暗，固執，小方，懶惰，不願意改變，答摩性，以使「光明」，「權能」，「喜樂」的真實穩定，可建立於一常是愈加神聖化的軀體中；

(三) 一種皈依，以自我，與我之爲我之一切，我所有之一切，以及知覺性之每一面，以及每一運動，皆

歸順於「神聖者」與「權能」。



如皈依與自我奉獻愈進步，則如量，修持者愈覺知是「神聖權能」作此修持，將其自體愈多灌注于他，在他中間建立「神聖自性」之自由與完善化。這知覺着的程序愈是代替了他自己的努力，則他的進步也愈迅速且愈真實。但是這不能完全代替個人努力之必需，直到歸依和奉獻徹上徹下皆純潔而且完滿。

要記住一種答摩性底歸依，拒絕實行那些條件，而

有助于神聖顯示而賦給你的。不要希望旁的什麼，除了純潔，力量，光明，博大，平靜，阿難陀，屬神聖知覺性者，及其堅持轉化你的心思，生命，和身體，使之完善化。不要求得旁的什麼，唯求神聖底，精神底，和超心思底「真理」，其在地上，在你，和在一切被號召、被選拔的人中之實現，以及所需以造成之的條件，及其克服一切反對勢力之勝利。

當使你的至誠與皈依爲真純，爲完足。時當你奉獻你自己，便完全奉獻，無要求，無條件，無保留，以致在你的一切，皆屬於「神聖母親」，沒有什麼留下給私我，或給與任何其他威權。

你的信心，誠意，和皈依愈完全，則恩慈和保障愈將與你同在。而且時若「神聖母親」的恩慈和保障皆與你同在，有什麼能觸及你，又有什麼人你當懼怕呢？甚至只要一點點，便將引你度過一切困難，阻礙，和危險；若周身爲其所瀰漫，你能安全地走你的路，因爲這是她的路，不顧一切威脅，不爲任何敵對勢力所影響，無論其多麼強大，由此世界或其他不可見諸界來的。凡其所觸，能化困難爲良機，化失敗爲成功，化弱點爲無差失之巨力。因爲「神聖母親」的恩慈，是「無上者」之認可，在今天或明日：其效果爲必然，是一命定的，不可免且無可抵抗之事。

(四)

金錢是一宇宙力量的可見的標誌，這力量在其世間顯示中，工作於情命界與物理界，於外表生活之充實爲不可缺。在其原始與其真實作用上，牠是屬於「神聖者」的。但是，像「神聖者」的他種權能一樣，牠被委於世間，於是在低等「自性」之無明中，牠能被佔奪爲私我所用，或爲阿脩羅之勢力所挾持，反入於牠們的用處。這誠然是三種力量之一，——權勢，財富，異性，——對於人類私我，對阿脩羅，有其最強烈底吸引的，而且

最普通爲其所保有者所誤執，誤用。財富的尋求者或保守者，較通常倒不是占有着而是被其占有；很少有人能完全脫除某種乖戾底影響，那長爲阿脩羅所攫占、所敗壞因而印上的。爲了這理由，大多精神訓練皆堅持對財富之一切束縛之離棄，無執着，全般自制；亦復離棄個人底和自私底保有財富之一切欲望。有些竟禁止金錢和財富，而宣稱貧窮與生活之癰瘡乃唯一精神境界。但這是一錯誤；這使權力落到敵對勢力的手中了。爲了牠原所隸屬的「神聖者」而將其征服轉來，神聖地用之於神聖底生活，是修道者的超心思之道。

你不當以一道世士的退縮而避拒金錢的權力，其所

給與的方便，其所帶來的事物；却又不當懷抱一種刺閹性底對凡這些的執着，或抱一種于凡此之滿足的自我放縱的精神，使人成爲奴隸的。簡單看財富爲一種權能，爲了「母親」得將其取回，歸「她」運用。

一切財富屬於「神聖者」。凡執有財富的人，皆是受委託者，不是主權人。這今天可和他們同在，明日却可另在某處。當其與之同在時，一切賴乎他們如何處理此委任，在什麼精神中，以什麼知覺使用牠，爲了什麼目的。

在你個人之用錢，視凡你之所有，所得，所取，皆是「母親」的。不作要求，只接受凡「她」所賜者，而

用之於所以給你作用的目的上。應當是完全無私，完全審慎，精確，在甚細微處上也小心，作一良好底受委託者；常要認你之所處理者，是「她」的財富而不是你自己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凡你爲「她」所接受者，宗教式似的呈獻於「她」；莫將其作自己的或任何旁人的私用。

不要仰望他人，因其富足；不要有見於其闊氣，權柄，勢力而動心。若你爲「母親」化緣，你應當感覺這正是「她」在以你而要求極微小一點原屬於「她」的什麼。你所請求的人，將以他的反應爲判斷。

倘若你沒有金錢染汙，却也不作遁世士的迴避，則

你將有更大底權力，爲了神聖工作而支配金錢。心思平等，無有要求，全般奉獻你所有的和所得的一切，以及你整個的致富之能力，全奉於「神聖權能」和她的工作，——凡此皆是這種自由之表徵。在金錢及其運用上倘有任何心思之紛擾，任何要求，任何慳吝，皆是某些缺點或束縛的明徵。

理想底修士，在這方面是這種人，即是設若要他過貧窮生活，便能夠這樣過，沒有什麼不足之意可能影響他，或打攪他的神聖知覺性的充分內中活動；又設若要他過富足生活，也能那樣過，無須與時墮入欲望，或於他的財富之執着，或於他所用的事物之執好，或墮入自我放縱的奴役，或種種軟弱底習慣的束縛，皆由保有財富而造成的。神聖「意志」是全給他的，神聖「阿難陀」亦然。

在超心思底創造中，金錢力量應該歸還與「神聖權能」，而用之於一新底神聖化了的情命底和物理底生存上，用之於其真實底，美麗底，和諧底設備與佈置上，在「神聖母親」於「她」的創造底視景中所決定的任何方式下。但起初這得爲「她」征服回來。凡人若在本性的這方面爲強健，寬大，無我，歸依了，而無任何要求或保留或猶豫，則爲能征服之最強者，爲「無上權能」的清潔和堅固底澗道。

(五)

倘若你要成爲一個神聖事業之真實工作者，你的第一目標應該是完全無有一切欲望和自私之我。你的全部生涯，應該是對「無上者」的一種供奉和犧牲；你在行事中之唯一目標，當是奉事，接受，成就，且化爲「神聖權能」在她的工作上之一顯示着的工具。你應當生長於神聖知覺性中，直到沒有你的意志和「她」的意志之分別，沒有其他動機，除了「她」在你內中之推進，沒有動作不是「她」在你且以你而爲的知覺着的動作。

直到你能作成這完全底，機動底同體爲一，你應當看自己是爲「她」服務而創造成的心靈和軀體，是爲了「她」的緣故而作一切事。縱使你是另一工作者這理念在你內中很強，你感覺是你自己在作事，這事也應該是爲「她」而爲。于自私自利的選擇之致力，于個人利益的期望，于重視自己的欲望之規定，凡此一切，皆應從本性中根除淨盡。不應該要求果實，不應該尋索報酬；給你的唯一果實，是「神聖母親」的喜樂和「她」的工作的完成；你的唯一報酬，是一恆常底進展，於神聖知覺性與寧靜與強力與幸福中。服務之喜樂，因工作而得內中生長之喜樂，對一位無我底工作者，便是充分底報酬。

但有一時候會到來，你將只加感覺你是工具而不是工作者。因為最初以你的虔誠之力，你與「神聖母親」的接觸，將變到如此親切，以致在一切時機，你只須集中，將一切事置在「她」的手中，以得到「她」當下的指導，「她」的直接命令或推動，明確指示所當作的事，與作之之方及其結果。此後，你將體驗到神聖「權能」，不但感發而且領導你，亦且創始且作出你的施為；你的一切運動皆是由「她」作始，你的一切權能皆是「她」的，心思，生命，和身體，皆是「她」的作為之知覺底和喜悅底工具，「她」的遊戲的手段，「她」在物理世界中的顯示之模型。沒有比這結合和依賴更快樂底情況了；因為這一步，推你度過了在無明中掙扎和困苦的生

活之邊限，超越了牠，進到了你的精神本體之真理中，進入其深深底和平及其深密底悅樂裏。

時當這轉化是成作了，遠較前此為需要的，是保持自己免於私我之顛倒的一切染汙。不要使任何要求或堅執潛侵，以染汙自我奉獻與犧牲之純潔。對於工作或其結果應當沒有執著，不定下什麼條件，不要求占有那當占有你的「權能」，沒有當作了工具之高傲，沒有虛榮或頑固。沒有什麼在心思、或情命、或身體各部分，當攫取那你而在作用着的種種偉大之力量，扭戾到其自體的用途上，或為了其本身的個別的滿足。要使你的信心，你的至誠，你的企慕之純潔，皆為絕對，漫徧你的

生存體之一切面，一切層。如是則每個擾亂着的因素，和扭戾着的勢力，將進步地從你的本性上刊落。

這圓成的最後一階段將到來，當你全般與「神聖母親」同體爲一了，感覺你自己不復是一不同底分別底有體，工具，僕人，或工人，却真真是一小孩，是「她」的知覺性與力量的永恆底一部分。常時「她」將在你內中，你也將在「她」內中；這將是你的恆常底，簡單底和自然底經驗，經驗到你的一切思想，和見界，以及作爲，你的真本底呼吸或動靜，皆出自「她」了，皆是屬於「她」的。你將知道，見到，感到你是從「她」自己作出的一個人和一權能，爲了（宇宙間的顯示之）遊戲

而從「她」發出的，却常是安全在「她」內中，是「她」的有體之有體，「她」的知覺性之知覺性，「她」的力量之力量，「她」的「阿難陀」之阿難陀。時若這境況完全了，「她」的超心思底種種力量能自由推動你，則你在神聖工作上將是完善了；知識，意志，行爲，皆將化爲準確，簡單，光明，自動，無瑕，化爲「無上者」之一道傾流，「永恆者」之一神聖運動。

(六)

「母親」的四種「權能」是「她」的四個顯著「人格」，是「她」的神聖性之四分，四個結體，由此四者「她」在「她」所創造者身上發生作用，安排而且諧合「她」在諸世界之創造，指揮「她」的千種力量發舒。因為「母親」只是一個，「她」却以不同諸方面來到我們面前；「她」的權能和人格是多個底；「她」的分身和神奇變現也是多個底，皆在宇宙間作着「她」的工作。這「太一」，我們敬拜爲「母親」者，便是神聖底「知覺力量」，統治一切存在者，「她」是一，却又是如此多

方，以致即使在最迅速底心思，在最自由且最博大底智慧，也無由追隨「她」的動作。這「母親」便是「無上者」的知覺性和力量，遠超出「她」所創造的一切以上。但「她」同意於顯示給「她」所創造者，在女神的形式下；由其具於形體，及其較可了解因為較有邊際且較確定底氣性和作用，有一點點「她」的道理可給人見到，感到。

有這「母親」的存在之三道，是你能夠覺知的，時若你與那持載我們和這宇宙的「知覺力量」相接觸，感到是一體。

(一) 爲超上，爲太始底無上「能力」，「她」居

於世界之上，而聯繫這創造於「無上者」之永未顯示的神秘。

(二) 爲萬有，爲宇宙間的「大權能」，「她」創造凡此存在者，包容一切，進到一切，支持而且成辦凡此億萬進程和力量。

(三) 爲個人，「她」一身涵括「她」的存在的這兩大道之權能，使其活潑而近人，「她」爲中介於人類人格與神聖「自性」之間。

(一) 爲唯一原始底超上之「能力」(Shakti)，這「母親」高居於一切世界之上，懷抱「無上神聖者」於「她」的永恆知覺性中。獨自，「她」懷著着絕對底

「權能」與無可名象的「當體」；包含或喚出那當顯示出的種種「真理」，「她」將此諸「真理」，自其所隱藏的「神秘」中，引下到「她」的無盡底知覺性之光明里；賦給牠們以一力量之形式，於「她」的徧能底權能與「她」的無邊底生命中；賦予一形體於此宇宙間。「無上者」永遠在「她」中間顯爲永存底「眞、智、樂」，在諸世界由「她」顯示爲「自在主、權能」(Ishvara-Shakti) 之爲一元亦爲二元的知覺性，及「神我、自性」(Purusha-Prakriti) 之二元原則；以「她」而具形體於諸世界，諸界，諸天神及其種種能力中，因「她」而發爲已知和未知諸世界中之一切。一切皆是「她」與「無上」者的遊戲；一切皆是「她」之顯示「永恆者」

的神秘，「無盡者」的神奇。「她」是一切，因為一切皆神聖底「知覺力量」之小部份。在這世界或餘處，沒有任何事物能是，除了為「她」所決定而為「無上者」所認可者；沒有事物能成形，除了「她」為「無上者」所動因而見到且形成者，在「她」的創造着的「喜樂」中凝成之為種子以後。

(二)「大權能」(Mahashakti) 即宇宙之「母」，作出凡由「她」的超上知覺性從「無上者」傳出者，而進入「她」所創造的諸世界中；「她」的當體，充滿而且支持之以神聖底精神，與神聖底存持一切的力量和喜樂，無之，則牠們不能存在的。我們所稱曰「自然」

或「自性」(Prakriti) 者，不過是「她」的最外表底行施面。「她」調動「她」的力量，安佈其程序之和諧，迫出「自然」之工事，運行於其間，或密或顯，於一切可見者，或一切可經驗者，或凡可置於生命運動中者。每一世界不是其他什麼，只是這「大權能」的諸世界的或宇宙的那一系統之一遊戲，「她」在其間為超上「母」之宇宙「心靈」和「人格」。每個只是「她」在「她」的視象中所見到的一點什麼，集中於「她」的美與權能的心內，而創造於「她」的喜樂中者。

但是「她」的創造有許多面，「神聖權能」有許多等級。在這顯示的頂端，——我們也是這顯示中的一部

份；有些世界屬無量底存在，知覺性，力量，和福樂，此「母親」居於其上，顯為無障礙的永恆底「權能」。其間一切存在者，生活且行動於一無可形容的美滿與無可變易的一性中，因為「她」永遠是安全懷抱着他們的。較近於我們的，有一些世界，屬完善底超心思底創造，其間這「母親」為超心思底「大權能」，為一神聖底全知底「意志」與全能底「知識」之「權能」，常顯明於其必無一失的工作上，且在每一程序上自動成為圓滿的。其間一切運動皆「真理」的等級；其間一切存在者，皆神聖「光明」的心靈，和權力，和軀體；其間一切經驗，皆一深密且絕對底「悅樂」之海洋與潮水與波濤。——但這裡，我們所住的地方，皆「無明」的世界，皆心思、

和生命、和身體的世界，在知覺性上從牠們的淵源分隔了的，這裡土地是一主要中心，其進化是一嚴酷底程序。這雖然有其一切黑暗和衝突和缺陷，亦仍為此「宇宙之母」所支持；這亦復由「大權能」推動而且領導到牠的秘密目標。

「母親」之為這「無明」的三重世界之「大權能」是居於一中間界，介於超心思底「光明」，「真理」生命，「真理」創造，皆得引下到此世間的，與此一上一下的知覺性的層級諸界間；這好像一雙重梯子，下沒入「物質」之無心知中，又由生命，心思，性靈之發華，返於「精神」之無極里。「她」以「她」之所見，所感，

與從「她」傾注者，決定着這宇宙間與言世界進化間之一切所當然者；「她」在那裏居於一切「天神」之上，凡「她」的「權能」「與人格」，皆發表在「她」面前以備運用，「她」發下其放射，發下到低等諸世界，以參與，以治理，以戰鬥，以征服，以引導且推動其輪轉，以指揮其能力之全及其分別路線。這些「放射」(註)，便是多個神聖形式和人格，人類在各時代在各個不同底名稱下敬拜着「她」的。但「她」亦復由這些「權能」及其放射，準備且形成「她」的「神奇變現」之身與心，正如「她」準備且形成心思與身體，爲了「自在主」之「神奇變現」，庶幾「她」在物理世界，且在人類知覺性的喬裝下，能顯示「她」的權能、和質素、和當體的幾

縷光明。一切世間活動之情景，皆像是一齣戲劇，爲「她」所編排，所設計，所演出的，以宇宙諸天神爲配角，而「她」自己爲化裝的演員。

(註：「放射」Emanation在母親的話第二集中，譯爲「分身」。))

這「母親」不但自上方統治一切，「她」亦下降於這卑微底三重世間。爲非個人性者，凡此世間的萬事萬物，卽算是「無明」的運動，皆是在隱幕了的權能中的「她」自體，皆是在減了分量的質素中的「她」的創作，皆是「她」的「自然身體」與「自然力量」，而牠們存在，是因爲：「她」既爲「無上者」的玄秘命令所

策動，要在「無極者」的可能性中作出一點什麼，遂同意於此大犧牲，像假面具一樣戴上了一心靈與「無明」之形相。但爲個人性者，「她」亦自損抑而降入此世間，進到這「黑暗」中，庶幾「她」可引之入「光明」，進到這「虛僞」與「錯誤」中，庶幾「她」可化之爲「真理」；進到這「死亡」中，庶幾「她」可轉變之爲天神似的「生命」；進入世界苦痛及其頑固底憂悲苦惱中，庶幾「她」可在「她」的崇高底「阿難陀」之轉化着的極樂中，將其消滅。在「她」對於「她」的兒女之深沉和偉大底愛中，「她」同意於披上這黑暗之外衣，「她」俯允承擔這「黑暗」與「虛僞」勢力之攻擊與磨折，「她」忍受了而度過有生實是死亡之門，承當了這創造的憂愁

和患難和痛苦，因爲似乎是唯有如此，這創造方可升入「光明」、與「喜樂」、與「真理」、與「永生」。這便是偉大底犧牲，有時名曰「神我」的犧牲，但更深沉這是「自性」的全燔祭，是「神聖母親」的犧牲。

這「母親」的四個偉大底「方面」，「她」的四個主導底「權能」和「人格」，皆已發皇於前列，在「她」之於此世界之領導及與此世界遊戲之交涉中。「她」的一個人格，是安定底廣大，了知之智慧，寧靜底寬仁，無盡底慈悲，爲君臨且超越着的皇華，及統治一切的偉大性的。另一個具備「她」的輝煌底氣力與無可抵抗的熱情的權能，「她」的戰士的性格，「她」的壓倒一切

的意志，「她」的猛烈底迅速，和震撼世界的力量。第三個則爲生動，美悅，奇妙，具有「她」的美、與和諧、與精微底旋律之深奧秘密，「她」的複雜且微妙底豐富，「她」的迫人的吸引力與克服人的慈和。第四個則具備「她」的親切底且深沉底能量，能有密切底知識，能爲詳慎無疵的工作，與一切事物中之寧靜底和精確底完善。「智慧」，「氣力」，「和諧」，「完善」，乃其各個功德，而是這些權能將其帶入世間，在其「神奇變現」中顯示於生人之喬裝里；在那班能啓開他們的土地本性，以承對這「母親」的直接和生動底勢力的人，這些將建置於其上達之神聖階位上。此四者，我們命之以四個偉大名稱：「大自在」(Maheshwari)，「大勇

武」，(Mahakali)：「大豐富」(Mahalakshmi)，「大才藝」(Mahasaraswati)。

(一) 皇華底「大自在」，高坐於思惟心和意志之上的廣大天宇，昇華而且擴大牠們爲智慧與浩大性或以一派光華潮湧而越出牠們。因爲「她」是強力底而且明智底「太一」，將我們開啓以對向超心思底無竟與宇宙底無涯，對向無上底「光明」之輝煌，對向神秘知識之寶庫，對向這「母親」的種種永恆底力量之無量底運動。「她」永是寧靜而且神妙，永是偉大而且安恬。沒有什麼可以撼動「她」，因爲一切智慧皆在「她」內里；沒有什麼「她」要知道的而可隱匿，「她」了知一切事物，一

切有體及其本性，及凡推動牠們者，以及世界的律則與其時代，以及如何一切曾是，今是，且將必是。一種氣力有在於「她」內中，應接一切事物而為主宰，沒有什麼終竟能勝過「她」的浩大無可測的智慧，與高極寧靜底權能。「她」對待一切人，是平等，忍耐，在「她」的意志無變，而各隨其本性；「她」應付一切事與物，各隨其力量及在牠們中間的真理。「她」毫無偏袒，但「她」隨順「無上者」之法令；有的，「她」揚舉起來；有的，「她」投下或遠斥之於黑暗中。於智慧者，「她」給以更偉大和更光華底明智；有視見者，「她」與之以諮謀；為敵對者，「她」科之以其敵對之後果；愚蠢無知之人，「她」一隨其盲昧而領導之。在每個人，「她」答

復而且處理他的本性中的各原素，一隨其所需要，其所追求，及其所求之報酬，「她」加之以所需的壓力，或讓其在其所懷抱的自由，在「無明」的路道上繁榮或者滅亡。因為，「她」在宇宙中原了無拘束，了無黏滯，「她」高於一切。可是「她」有宇宙之「母」之心，甚於任何其他。因為「她」的慈愛無窮無盡；在「她」的眼里一切皆是「她」的兒女和「太一」的部分，即算是阿修羅，羅刹，毗舍遮，皆是，以及凡反叛者和敵對者，皆是。縱使是「她」的拒斥，皆只算是一延期，縱使是「她」的懲罰，也仍然是一恩德。但「她」的慈愛，不蒙蔽「她」的聰明，或從規定了的軌道上轉變「她」的作為；因為事物之「真理」是「她」所唯一關心的事，

知識是「她」的權能的中心，而將我們的心靈和我們的本性建置於神聖「真理」中，乃「她」的使命和「她」的工作。

(二)「大勇武」屬另一種性格。不是廣而是高，不是智而是力與氣力，乃「她」的特殊權能。在「她」內中有一種壓倒一切的強烈性，一要成作的力量之強盛熱情，有一神聖底暴力，突出以摧破每種限制和阻礙。凡其一切神聖性，迸發為暴風烈雨似的行動之輝煌；「她」在此是爲了猛速，爲了頓時見效的程序，奮迅和直接打擊，正面攻擊，將一切置於前方的。對阿修羅，「她」的面龐是可怖的，對於凡憎恨「神聖者」的，「她」的脾氣是

危險而且殘忍；因爲「她」是諸世界之「戰士」永不從戰場上退轉的。「她」不耐有闕陷，「她」粗率地對付在人內中之一切不願意者，「她」嚴厲地對待凡爲頑固底愚蠢和黑暗者。對待欺詐，虛僞，和險惡，「她」的一怒是當前可怖，惡意頓時爲「她」的鞭笞所捶撻。在神聖工作中疏懶，懈怠，漠不關心者，「她」不能忍受，「她」頓時以深銳底痛楚，倘若必須的話，刺醒那非時底渴睡漢或閒蕩者。凡衝動之爲迅速和正直和坦白者，凡運動之爲無保留和絕對者，企慕之升爲火焰者，皆此「大勇武」之動作。「她」的精神是不馴伏的，「她」的視見和意志皆高上而且遠及，如鷹隼之翱翔，「她」的在向上的路道上的步履是急疾的，「她」的手已伸出準備攻

打，準備救援。因為「她」也是這「母親」，而「她」的愛亦如「她」的怒之深切，而且「她」有一深厚惻怛之慈和。時若許有「她」的力量參與其間，則頓時凡使人不能動作的阻礙皆被破除，凡襲擊求道者的仇敵皆瓦解，碎散如沒有聯繫的事物一樣。倘若「她」的忿怒在仇敵是感覺其可怕，「她」的壓力之威猛在弱者和怯者是感到痛楚呢，「她」却為偉大者，強力者，高貴者所愛，所崇拜；因為他們感覺「她」的攻打，是將他們的質料中的叛變成份，打成氣力和純粹真理了，錘直了凡為扭曲和顛倒者，除去了不純淨或有破缺底分子。倘若不因「她」，則一日所成者也許需幾世紀；倘若沒有「她」，「阿難陀」可能是廣大和深沉，或柔和，悅懌，亦復美

麗，但將失却其最絕對底猛烈性之起焰底欣歡。對知識，「她」賦予以一克服着的強能，對美與和諧，給予以一高而上升的運動，給求完善的迂緩和困難底辛勤以一番鼓動，遂感增能力，縮短長程。沒有任何事物可以滿足「她」，若其缺少了至上底極樂，至高度高度，最高貴底目標，最廣大底視景。因此，「神聖者」的勝利之力是與「她」同在；而且是「她」的火焰，熱情，速率之所賜，倘若偉大底成就可作于現在，而不必待將來。

(三) 無上底「母親」的顯示，非獨為「智慧」與「力量」而已；還有「她」的本性之一更深微底玄秘，若沒有這，則「智慧」與「力量」皆將為不完全之物，而

且倘若沒有個，則完善將非完善。凡此之上，有一永恆底美之奇蹟，種種神聖和諧之一無可捉摸的秘密，一無可抵抗的宇宙底美悅與吸引之強迫着人的魔力，這吸引而且聚合事物與力量與存在者於一處，強勉其聚會而且結合，庶幾一潛在底「阿難陀」能在幕後發生作用，而將其作為牠的旋律和表徵。這便是「大富」之權能，沒有「神聖能力」之任何其他方面，對具有身形者之心更能吸引了。「大自在」，對於土地本性（的人物）之渺小，可能現為太寧靜，太偉大，太遼遠，未能接近或含容「她」；「大勇武」又太迅猛而且可怕，非其微弱所堪忍受；但一切皆歡然且欣慕以對此「大富」。因為「她」投射出「神聖者」的醉人的美悅之迷力：與

「她」接近是一深沉底快樂，在內心感覺到「她」，便已使生存化為極喜，為神奇；恩慈與悅懌，與溫柔，皆從「她」流出如光明之出自太陽；凡「她」以「她」的神妙凝視所及，或「她」的微笑之愛悅所垂之處，心靈必被攝住了，俘獲了，沒於無可測的幸福之深淵。「她」的手觸是有磁石性的，其玄秘而且微妙底勢力，純化着心思，和生命，和身體，凡「她」投足之處，流衍迷人的「阿難陀」之神秘底源泉。

可是要答此迷人的「權能」之求，或保其當體在前，不是容易事。心思與心靈的和諧與美，思想與感情的和諧與美，在每一外表行為與動作上的和諧與美，生活及

其環境之和諧與美，這便是「大富美」之要求。若某處有對於玄秘底世間福德之旋律有親和性，對「大全美麗者」之呼喚有回應，且有若干生命對向「神聖者」而成團結，而有同心，而化為喜樂之奔流，則在該雲團中「她」俯允留住。但凡一切為醜陋，惡俗，卑賤者，凡一切為貧乏，鄙吝，汙濁者，凡一切為殘暴為粗野者，皆阻止「她」的降臨。若某處愛與美不生，或皆吝於出生，則該處「她」不到；倘若其為下賤之物所混亂和變改，「她」旋即退轉而離開，或不復關心於傾注「她」的財富。若使「她」發現自己在人們的心中，而圍繞者是自私，仇恨，嫉妬，惡毒，猜忌，鬥爭，若狡猾，貪婪，忘恩負義而滲混在神聖之杯里，若熱情與不純潔底欲念之粗俗

損減了誠敬，在這種人心中那慈和而且美麗底「女神」，不會留連。一神聖底憎惡襲住了「她」，「她」便引退，因為「她」不是一固執者或掙扎者；或者，「她」蔽住面龐，等待這苦毒底魔鬼質份被排除且消滅之後，再重新建設「她」的愉快底勢力。出世道的枯淡與苛刻皆非「她」所喜，「她」亦不喜對深心的感情的壓制，與心靈的和生命的美的部分之嚴酷底壓抑。因為是由愛與美，「她」加上人們以「神聖者」之羈。生命在「她」的無上創作中，化為天仙藝術之繁富作品，而一切生存，化為神聖悅樂的一首詩；世間之美富皆聚萃於一處，而調聲協律於一無上底秩序，縱使是最簡單和最凡庸底事物，皆由「她」的結合之直覺與「她」的精神之喘息，化為

神奇了。既引入乎內心，「她」便將智慧提高到神奇之尖塔，啓示以極樂之玄秘那超於一切知識者；以「神聖者」的熱情底吸力接引虔誠；教示氣力和力量以旋律，所以保持其行動爲和諧而且合度者；更在完善上加披媚悅之力，使之永遠長存者。

(四)「大才藝」是這「母親」的工作之權能，和「她」的完善化和秩序的精神。在「四者」中「她」最居幼，在作爲的能耐上「她」是最善巧，也最接近物理底自性。「大自在」安排下種種世界力量之大綱，「大勇武」驅策其能力與衝動，「大美富」發明其旋律和節度，但「大才藝」監臨其組織與實施之細目，各部分之

關係，各種力量之有效結合，結果與圓成之無差失的精微。科學，工藝，和事物的技術，皆「大才藝」的領域。常時「她」在「她」的自性中保持着，且給與「她」所選擇的人，以一個完善底工作者之親切而且精微底知識，微妙性和忍耐性，直覺心思的正確性，和知覺底手，明辨底眼。這「權能」便是那強健底，不倦底，謹慎而且能幹底諸世界之建築者，組織者，行政者，技術人，工藝人，和分門別類者。時當「她」取起本性之轉化與重新建造，「她」的作爲是勞苦而且瑣細的，以我們之無耐性，這看去像是遲緩，無有窮盡，但這工作是堅持的，完整而且無瑕。因爲在「她」的工作中之意志是明慎的，警醒的，不懈的；俯臨我們，「她」記錄下而且

觸到每一微細處，尋找出每一微小開陷，孔隙，扭戾處，或不圓足處，考慮而且精確地衡量一切已成作者，以及一切此後仍有待成作者。沒有什麼事情，在「她」的注意下是太微細或似乎是大瑣屑；沒有什麼事情能逃過「她」，無論其怎樣恍惚莫測，喬裝了或潛伏。搏捏而又重新搏捏，「她」鍛鑄每一部分，直到牠已達到了牠的真實形式，安排在整體中最精當底地方，完成其最正確底任務。以「她」的恆常底勤懇底工作，將事物安排又重新安排，「她」的眼光頓時周遍看到一切需要，及應付牠們的方法，而「她」的直覺，知道什麼是當採取，什麼是當拒却，而且成功地決定着恰好底工具，恰好的時間，恰好底情況，和恰好底程序。凡疏忽，放失，懈怠，

「她」皆厭惡；凡一切粗製濫造，忽遽枝梧之工作，一切鈍拙，影約，失策，一切工具和官能之誤用和濫用，或拋下事物不作成或半作成，皆與「她」的性情相違反，且爲陌生。時若「她」的工作已完成后，沒有什麼是被忘却了，沒有某一部分被誤置或芟除，或遺下在不妥善底情況里；一切皆穩實，精當，完全，可欣羨。沒有什麼缺乏了完善底完善而可使「她」滿意，「她」且準備直面一永恆底辛勞，倘若爲了「她」的創作之圓滿而必須這樣。因此在這「母親」的一切權能中，「她」是最能長久容忍人類及其千般開陷的。慈祥，微笑，親切，有助益，不易退却或沮抑，縱使屢屢失敗而仍堅持不衰，「她」的手扶着我們步步前行，只要我們的意志

是純一，爽直，而且誠實；「她」却不容忍有貳心者，而「她」的揭發着的譏嘲，對於作戲，扮假，自欺，和作態，皆是無情的。在我們的窘迫境中爲一母親，在我們的困難中是一朋友，一位堅忍沈靜底參謀和導師，以「她」的輝射笑容，逐走黑暗，暴躁，沉鬱之陰雲，常是提示永在當前的幫助，指向那永恆底陽光，「她」是穩定，沉靜，且堅忍於深沉不斷的敦促中，那驅策我們趨向高等自性之完整者。其餘一切「權能」之工作，皆依「她」而求其圓成；因爲「她」確立物質之基礎，精製微細的質料，建樹而且釘牢這構造的盾甲。

「神聖母親」還有其他偉大「人格」，但皆較難祈降，

亦復不在此土地精神之進化中如此顯要地發露到前方。其間有必要底「當體現前」，爲了超心思底實踐，——尤其是「她」的那一神秘且強大底極喜和「阿難陀」之「人格」，從一無上神聖之「愛」流出的；唯獨那「阿難陀」能填滿超心思底精神之最高高處與「物質」的最低深谷間之鴻溝；那「阿難陀」，持着一至神奇至神聖底「生命」之鑰匙，而且，即使在如今，從其深秘處支持着宇宙之一切其他「權能」的工作。但人類天性，是束縛了，自私，陰暗，這不合宜接受這些偉大底「當體現前」，或支持其雄強底作用。唯獨時若此「四者」，在一已轉化了的心思，生命，和身體中，已建立了其和諧與運動之自由，那些較稀罕底其他「權能」，乃得在土

地運動中顯示，而超心思底作用乃有可能。因為時若「她」的「人格」皆聚集於「她」，而且顯示了，其各別底工事又已化爲一和諧底一體，牠們在「她」皆昇到牠們的超心思底神明，於是這「母親」乃現示爲超心思底「大能力」，將「她」的光明底超上性，自其無可名相底太空傾注。於是人類天性乃能改變爲動力底神聖性，因爲超心思底「真理知覺性」和「真理力量」的一切原本線索皆已併合安布，而人生之豎琴得以契合「永恆者」之節奏。

倘若你願望這轉化，則你可將自己委於這「母親」和「她」的「權能」之手中，不要吹毛求疵，不要抵拒，

讓「她」毫無阻礙在你內中作着「她」的工作。三樣事物你必須有：知覺性，黏柔性，和無保留的歸順。因爲，你必須在你的思心、和性靈、與情心、及生命、及你的身體的眞本細胞上皆知覺，明覺「母親」和「她」的「權能」及其工事；因爲，縱使是在你的蒙昧中，在你的不知覺底部分和時分，「她」在你雖仍能作且實際在作着事，然這與你之與「她」在一清醒和活潑底感通中不是同一會事。你的整個本性，對「她」的手觸必爲黏柔，不是像自足底、無明底思心那麼問究，疑惑，爭辯，爲其啓明與改變之仇敵；不是像人身中之情命堅執其自體之運動，且以其頑強底欲念和惡意，堅持地反對每一神聖底勢力；不是像人的生理知覺性一樣，自陷於乏弱，

情性，冥闇性中，那麼阻礙着，那樣繫戀於其微小及黑暗之樂欲，凡有觸動牠的無性靈底常軌，或愚鈍底懶惰，或蟄伏底穩睡者，便叫喚反對。你的內中和外在底有體的無保留的歸順，可將這黏柔性遍達於你的本性的所有各部分；知覺性在你內中處處將醒寤，由於恆常啓對「智慧」與「光明」，「力量」，「美」與「和諧」，「完善」，皆自上而流注下者。卽算是身體也將明覺，終于合上牠的知覺性，不復對超心思底超知覺「力量」爲潛藏，而將感到「她」的一切「權能」，充周牠的上、下、周圍，顫然於一無上底「愛」與「阿難陀」。

但你得小心，不要試行求了解和評判這「神聖母

親」，用你的微小底世間心思。這心思好將雖是超出了牠的事物，也屈到牠自體的尺度和標準中來，屈到牠的狹隘底推理和誤會着的印象，無底止之進取的愚昧，和牠的小巧自信的知識裏。人類心思，囚繫於牠的半明照的陰暗之獄中，無由追隨「神聖權能」的多方面自由底步武。「她」的視見與作用之迅速和複雜，邁過了心思的顛蹶着的理解；「她」的運動的度量皆不是牠的度量。「她」的許多不同底人格之迅速變換，「她」之製成節奏與打破節奏，「她」之速度的加速率與遲迴，「她」的各式各樣的方法以處理這個和那個的問題，「她」之一下提起又放下這端，一下提起又放下那端，及「她」之將一切端緒總集，凡此，皆心思所迷惑，牠不肯承認「無

上權能」之道路，當其迴旋上舉，突出「無明」之謬曲以達乎超上「光明」。你毋寧開啓你的心靈對向「她」，自足於以心靈本性去感知「她」，且以心靈底視識唯對「真理」起正直感應者去看「她」。於是這「母親」自己將以牠們的性靈原素而啓明你的思心、和情心、和生命、和身體知覺性，向牠們亦復啓示「她」的道路和「她」的性格。

且更莫犯那一錯誤吧：愚昧底思心，要求「神聖權能」，常按照我們於全智和全能的表面底粗朴底意見去行事。因為我們的思心，時刻吵鬧要得到印象，要看神奇底權能，和容易底成功，和炫眼底光華；否則，牠不

能相信「神聖者」有在於此。這「母親」是在「無明」的原地裡處理着「無明」；「她」已下降其間，不在上界。「她」一部分隱障一部分啓露「她」的知識和「她」的權能，却常將其從「她」的工具和人物收回，而一循尋求着的思心之路，企慕着的性靈之路，奮鬥着的情命之路，被拘囚而困苦着的身體自性之路，庶幾「她」可轉化牠們。有許多情形是一「無上意志」安排下的，有許多纏結得散解而不能頓然一刀兩段。阿脩羅與羅刹把持了這進化着的土地自性，必須在牠們自己的條件下，在牠們久已霸佔的封疆境界里，與牠們相周旋而加以克服；我們內中的人性，應得引導，預備超出牠的範疇，可是牠太弱，太陰暗，不可突然被提舉到遠超過牠以外

的一個形式里。「神聖知覺性」和「力量」，皆在於此，在每一時分作着在工作條件中所需要作的事，常是取已判定的步驟，在闕陷中形成着將要來到的圖成。但僅是超心思已下降於你，「她」乃能作為超心思之「能力」，直接與超心思底性分相周旋。倘若你隨順你的思心，則雖這「母親」在你面前顯現，牠亦不會認識。要隨從你的心靈，不要隨從你的思心；要隨從你的對「真理」起回響的心靈，不要隨從你的思心之奔注於現相；要信仰「神聖權能」，「她」便會解放出你內中的天神似的原素，而將一切形成為「神聖自性」之一表現。

在土地上的知覺性之進化中，超心思底轉變是一已

經命定的事，將為必然；因為進化之上升未嘗終止，而心思不是其最後的高峯。但要此轉變可以來臨，居於定形而耐久，則需要自下有所求，志願認識而否認此「光明」，倘若牠到來了，並且需要「無上者」從上之認可。那個權能，介於此祈求與認可之間者，便是「神聖母親」的權能和當體。唯獨此「母親」的權能，而非任何人為之努力和苦行，乃能揭破掩蓋，啓開蒙蔽，形成這器皿，降澍於這黑暗，虛偽，死亡，苦痛之世界，以「真理」與「光明」與神聖「生命」與永生底「阿難陀」。

附 釋

- (一) 虛偽與無明
- (二) 權能與現相
- (三) 權能與人格
- (四) 放射(或分身)
- (五) 天神
- (六) 當體
- (七) 超上母親

(一) 虛偽與無明

「無明」(Avidya)的意義是無知，是分別知覺性，與從之流出的私我的心思和生命，以及一切於分別知覺性與私我心思和生命為自然者。此「無明」乃一運動之結果，由於這一運動，宇宙底「智慧」自體從「超心思」(「神聖玄秘智」)的光明分離，而失去了「真理」，——存在的真理，神聖知覺性的真理，力量與行為的真理，「阿難陀」的真理。其結果，非是一在「神聖玄秘智」的光明中創造成的全般真理與神聖和諧的世界了，我們却有此一建立於一低等宇宙「智慧」的局部真理上的世界，其間一切皆是半真理，半錯誤。是這，乃使古代某些思

想家，如商羯羅，見不到後面的更偉大底「真理、力量」，乃斥爲摩耶（幻有），以爲這便是「神聖者」的最高創造「權能」了。凡在這創造的知覺性中之一切，皆或是受了限制，或否則顛倒了，由於從全體「光明」分離；縱使是其所見到的「真理」，也只是一種半知識。因此稱爲「無明」。

「虛偽」，另外一方面，不是這「無明」，而是其一至極的結果。這是一阿脩羅（Asura）的權能所造出的，牠干涉到這創造中，不但是從「真理」分隔，因此在知識爲有限而易起錯誤，亦竟是反抗「真理」，或者，慣於攫奪「真理」，只爲了將其顛倒。這「權能」，即阿

脩羅的黑暗勢力或羅刹的摩耶，表其自體的顛倒知覺性爲真理知識，將「真理」故意錯亂或反轉，謂爲事物的眞性。是這顛倒了和顛倒着的知覺性之權能和人物，我們稱之曰敵對有體，敵對力量。時若牠們從「無明」的質料所造成的那些顛倒出而充當了事物之「真理」，那便是「虛偽」，在瑜伽的義度下，是「邪謬」，「癡愚」。（mithya, moha）。

(二) 權能與現相

這皆是一些力量和有體，有利於保持牠們在此「無明」世界中所造成的虛偽，且以之充當人們所應追隨的真理。在印度，牠們被稱為「阿修羅」，「羅刹」，「毗舍遮」，（分別為心思化了的情命界，中等情命界，和低等情命界上的存在者），與「天神」，「光明的權能」相敵對的。牠們亦復是些「權能」，因為牠們亦有其宇宙原地，在其間牠們發施功能與權威；牠們有些也曾是神聖「權能」，（在摩訶婆羅多史詩中某處，認為是「往古之神」），由於反叛宇宙後面的神聖「意志」，墮落到黑暗中了。「現相」這名詞，指牠們所以統治世界

而取的形式，常是虛偽形式，尋常是虛偽的化身，有時假裝神聖。

(三) 權能與人格

「權能」這名詞的應用，已經解釋過了，——這可用於任何事物或任何人，在宇宙原地中發施一知覺底勢用，於世界運動或其中某些運動有其權威的。但你所說的「四個」（即「大自在」等四）也皆是「權能」，「至上知覺性與力量」，「神聖母親」的各種權力的顯示，「她」以之統治世界，在世界發生作用的。同時又是（四個）神聖人格；因為每個自是一有體，顯示着「神主」的各種性質和個人底知覺性形式。這樣，凡一切偉大「天神」，皆是「神聖者」的各個人格——一個「知覺性」，活動於多個人格中，（「一真而為多」 ekam

sat bahudhâ）。即算在凡人，也有多個人格而不止一個。如從前所想像的；因為一切知覺性，同時能為一而又為多。「權能與人格」，簡單表白同一存在者的各個方面；「權能」不必須是非個人性的，亦必不是如你所說非顯了的，(avyaktam)，——反之，牠是一顯示，在神聖「顯示」的諸世界中作為。

(四) 分身

各分身，與在你的信中所敘述的「摩怛理迦」(Maitrikas)相應。「母親」的一個分身，是從她放射出的一點她的知覺性和權能，而這，長時若仍在活動，便與她保持密切聯繫，時若其活動不需要了，便斂回到牠的源頭，但常能發射出而再事活動。然其聯繫之線，也可能割斷或弛散，其所發為分身者，可自循其道前行，當作一獨立的神聖存在體，在世間為其自有之活動。凡諸「天神」，皆可從自體發射出這種分身，在知覺性與權能的真元上與牠們相同，分量則異。在相當義度下，宇宙本身可說為出身自「無上者」的一分身。在修持者的知

覺中，「母親」的一個分身，尋常具備一些特性，形式，和相貌，為他所熟識的。

在一個義度下，「母親」的四「權能」，因其淵源，亦可稱為她的四個「分身」，正如「天神」皆可稱為「神聖者」的「放射」，但牠們的性格更為悠久而且固定；牠們是獨立存在體，為「太始權能」(Adya Shakti)所容許活動，同時又是「母親」，「至大權能」(Mahashakti)的部分，「她」常能或以牠們而顯現為分別存在體，或將牠們斂集為「她」自己的各個「人格」，保持於「她」內中，有時斂退，有時發皇，一隨「她」所願。在「超心思界」上，牠們常是在「她」內中，不獨立作為，而是當

作「超心思的至大權能」的親切底各部分，彼此切近團結而相和諧。

(五) 天神

這四種「權能」，皆「母親」的宇宙「神主」，在世界活動中爲永恆的；牠們位於較偉大的宇宙「神主」中，如說起「母親」作爲三界的「至大權能」，『立於（高上心思界）諸「天神」之上』，便是暗指牠們。「天神」，如已說過，在源頭上，亦在真元上，皆是「神聖者」永恆底「放射」，由「超上母親」，即「太始權能」，從「無上者」發放出的；在他們的宇宙作用上，則皆是「神聖者」的「權能」和「人格」，每個有他的獨立的宇宙立場，在宇宙間的功能和工作。他們不是非人格性底元體，而且宇宙底「人格」，雖則他們能自隱於非人格性底力量的運動以後，

尋常也真這麼自隱。如其在「高上心思」和三重世界中他們出現爲獨立存在體，他們回到「超心思」中則入乎「太一」，居於其間而結合爲單獨一個和諧作用，當作「一個人」，「神聖無上人」的多方面的人格。

(六) 當體

「當體」這名詞，意在指明「神聖者」作爲一「存在體」，而被意識到，知見到，感覺到其存在於人的生存和知覺性中，或與之發生關係，這無需任何其他形況或敘述。因此，如說『無可名言的「當體」』，便只能說其有在於此，更無其他可說或需要說，雖則人同時知道一切皆在，人格性與非人格性，「權能」與「光明」與「阿難陀」以及其他一切，皆在，而凡此皆源出於那無可形容的「當體」。這名詞有時可用於非這麼絕對底義度下，但那常是基本意義，——真元底「當體」支持着一切其他事物的真元知見。

(七) 超上母親

這便是所稱爲「太始權能」者；她是「無上知覺性與權能」，超乎宇宙以上，是由她而諸「天神」得以顯現，甚至「超心思底自在主」，也由她而得顯示，——這是說「超心思底無上人」，凡諸「天神」皆爲其「權能」和「人格」者。

(六) 當 歸

Publisher :

SRI AUROBINDO ASHRAM

INTERNATIONAL CENTRE OF EDUCATION

CHINESE SECTION

保 有 一 切 版 權

All Rights Reserved

神
母
道
論

南 印 度 捧 地 舍 里
室 利 阿 羅 頻 多 修 道 院
國 際 教 育 中 心
華 文 組 出 版

修道院圖書經理處發行

星加坡猛虎印刷廠承印

THE MOTHER

First Edition.....21 February, 1972

是故與靈龜甲同龜不甲

神母道論



